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QINGSHAONIAN MEIHUIBAN JINGDIAN MINGZHU SHUKU

.....【经典收藏】.....



【法】法布尔 著 贾文婷 译

KUNCHONGJI | 昆虫记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 (Fabre, J.H.) 著; 宋婷婷
译.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2 (2015.12 重印)
(青少年美绘版经典名著书库 / 崔钟雷主编)
ISBN 978-7-213-04805-0

I. ①昆… II. ①法… ②宋… III. ①昆虫学 - 青年
读物②昆虫学 - 少年读物 IV. ①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3948 号

昆虫记

KUNCHONGJI



作 者 [法] 法布尔
译 者 宋婷婷
策 划 钟 雷
主 编 崔钟雷
副 主 编 石冬雪 王江梅 吕延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 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毛江良
装帧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印 刷 青岛嘉宝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9 万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 2015 年 12 月第 8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805-0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第一章 荒石原	1
第二章 彩色条纹圆网蛛	10
第三章 圣甲虫	22
第四章 松毛虫的故事	34
第五章 童年的回忆	49
第六章 绿蚱蜢	56
第七章 椎头螳螂	62
第八章 天牛	70
第九章 昆虫的本能	80
第十章 蟋蟀	96
第十一章 普通的黄蜂	113
第十二章 萤火虫	126
第十三章 小阔条纹蝶	140
第十四章 绿头蝇	151
第十五章 圆网蛛——它们的财产	162
第十六章 装死	168
第十七章 燕子和麻雀	179



荒石原



我最爱待在这里，这是我的宝地。这块地并不大，但却自成一体，与公共要道上的诸多麻烦隔绝。这块被太阳晒得滚烫的不毛之地，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往行人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心致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研究。我们之间的一问一答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进行的，这言语就是“实验”，在那里无须为远途出行消耗大量的时间，无须为艰难跋涉分心伤神，我可以全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从容设下周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结果。是的，那是一块宝地，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这个心愿和梦想一直萦绕在我心中，但却一直因种种原因没法实现。

况且，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的确很不容易，因为每天都要为生计问题而操劳奔波。我四十年如一日，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了种种困难，过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的日子。终于，这一天到了，我有了这处实验室。虽然实验室的条件不太好，但有了它，我的生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可以说：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脚镣的苦役犯，空闲的时间太少了，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实现得晚了点儿，哦，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能吃桃的牙了。的确是来得晚了点儿，当初广阔的视野，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庐，而且还在日渐变低，变得更窄更小。除了失



去的东西,我对过去毫无遗憾,无所谓愧疚,甚至包括我的二十年光阴;同样,我也根本不企望什么。看透了世态炎凉,心已支离破碎,人便会不禁自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现在的心境便是如此。

放眼周围,一片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它的根基是由石灰沙泥筑成的;这断壁,就是我热爱科学真理的写照。哦,膜翅目昆虫们,你们是天然的能工巧匠,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几页内容呢?我会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呢?既然担心,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对此,有些朋友已经在斥责我了。啊!你们去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我们共同的朋友,说那并不是因为我健忘、懒惰,放弃你们了,其实我一直惦记着你们;告诉他们我一直深信节腹泥蜂的秘洞里还有我们尚待揭开的有趣秘密,飞蝗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只是我的时间不够,且单枪匹马,不被人理睬,还要对付贫穷;更何况,要想高谈阔论,必须在保证生活的基础上才可进行。听了这样解释,相信他们一定会谅解我的。

还有人斥责我,说我的话不够严谨郑重,说白了,就是没有学院派的干巴劲儿。他们担忧的是:一篇文字若读着不费劲,就不具有表达真理的功能。如果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仪器和药剂下的观察才算是有深刻认识的。你们过来,不管是长蜚针的还是披鞘翅的,你们都来,来为我辩护,为我作证。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生活时的那种亲密感情、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以及我记录你们行为时的那种严谨的精神,站出来说话吧。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作证:不错,他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话和不懂装懂的文字,恰恰是准确记述了在观察基础上得到的事实,既没有添加什么,也没有忽略什么。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

我亲爱的虫子朋友,一旦你们怕为难他们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站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研究剖开肚子的虫子,我却是研究活蹦乱跳的它们;你们把虫子当做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们;你们在车间里将它们扭拽切剁,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从事观察和研究工作;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



之中，我则是在它们的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进行研究；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这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情。不错，我在为学者们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解决“本能”这一难题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态度的原因，要求自己不采用你们那类科学华章。你们那类说教，恕我直言，真好像是用印第安人的土语写成的。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我现在要做的，是说说我这块地，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事物，我有心想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实验室。这一小块地，我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所说的“阿尔玛斯”，“阿尔玛斯”的意思是一片只生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荒地。这块地极其贫瘠，连开犁的工本费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出些青草来，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然而，我这块荒地，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红土，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种过葡萄。如今，为了种上几棵树，我们在地上挖坑，不一定在哪儿会挖出珍稀的乔本植物的根条，它们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部分地炭化了。只有三齿叉能够插进这种土里，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插进地里，待掘起土来看时，每次都非常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块地上以前茂密生长着的百里香、薰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也不见了。胭脂虫栎树是一种矮小树种，人只要将腿抬高点儿，就可以跨过它们。这些植物，特别是前两种植物，对我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所需要采集的东西。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薰衣草，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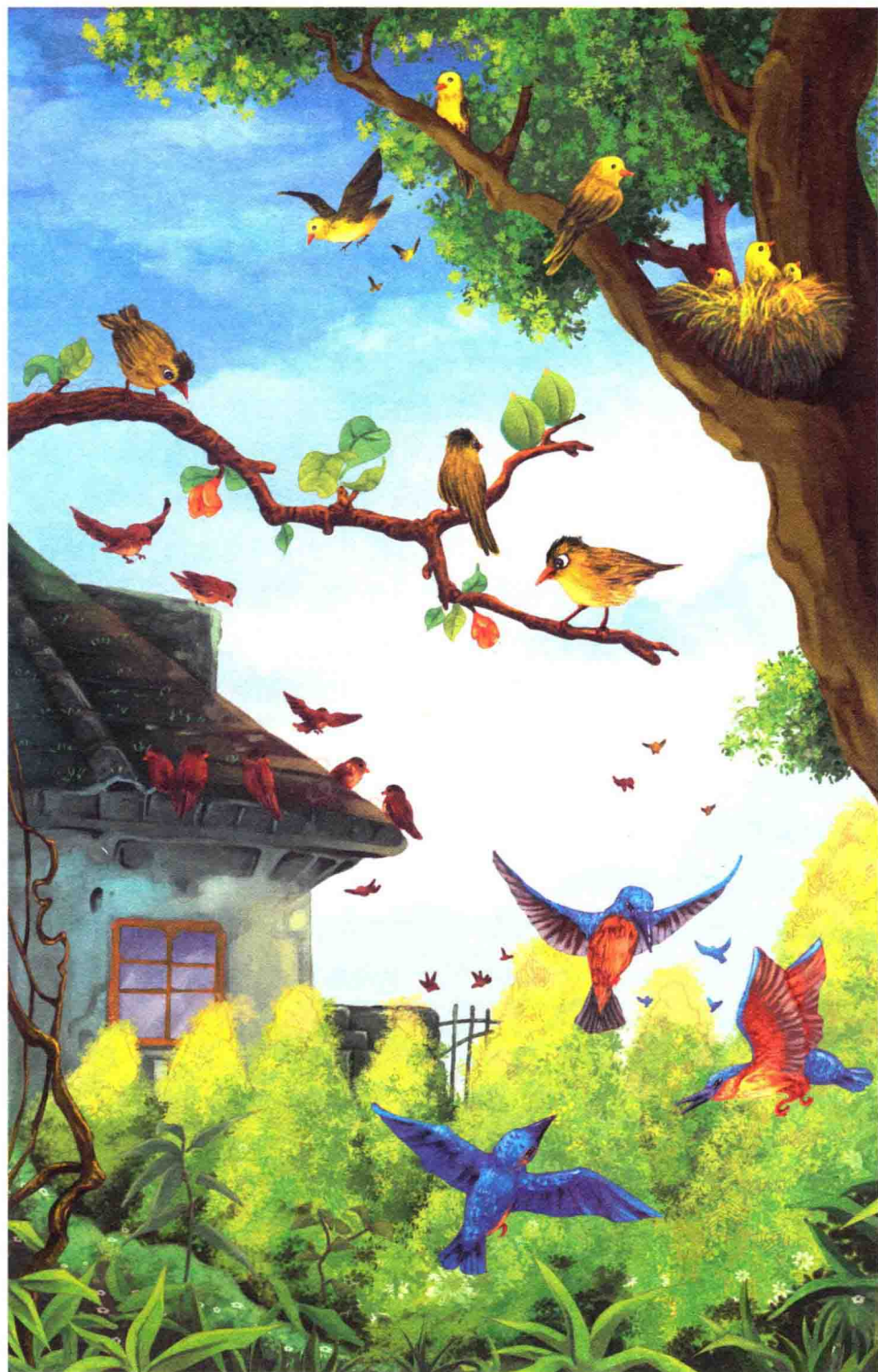
我并未动手治理，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这些土粒开始时随风而至，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长得最多的是一种叫犬齿草的禾本植物，这种植物很讨厌，三年炮火连天的战争都没能将它们赶尽杀绝，



可见其生命力之强。数量第二大的是矢车菊，它们长着一副哭丧脸，身上披棘挂刺，有的还带星状利器。它们中又分为双至生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数双至生矢车菊。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枝丫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花，人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刺力与铁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大刺蓟，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此外，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险恶的蓟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子很小，叶脉末端长有呈梭镖状的硬尖；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蜷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爬着结有蓝色果实的蔓生荆棘，拉成长绳的枝条上长着无数毛刺。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中采蜜的蜂类，必须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否则就得忍受腿肚子挂血丝的那种疼痛。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片艰苦环境下的植物景观还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双至生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

可干旱的夏季一到，这里便只剩下一片荒芜，划根火柴就能燃起满园大火。更准确地说，这曾经就是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当时，我把它当做迷人的伊甸园接收了下来，想从此在里面与昆虫们相伴一生。这是我经过四十年艰苦努力才换来的一块园地。

我那时称其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取向看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没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上面撒上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目昆虫来说，它却是一处地上天堂。那长势旺盛的荆棘蓟类植物和矢车菊，能把周围的膜翅目昆虫都吸引到我的眼前。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种类如此繁多的膜翅目昆虫。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膜翅目昆虫，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食的猎手，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建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理工，有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





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做材料的建筑工,有搅和黏土的泥瓦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外,还有加工羊肠薄膜的技工……啊,还有,可还有许多是我不知道的。

这位是干什么的?它是一只黄斑蜂。它在双至生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骄傲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以封存自己的食物和卵粒。

那些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各异,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的。它们还要离开荆棘蓊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叶片。这些叶片,最后将全被组装成保存花粉的干净容器。

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小东西们,它们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在荒石园的石头上随处可见它们的劳动成果。还有,再看那些突然飞起、上下翻飞、左冲右突、不停嗡嗡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砂泥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以及朝阳物体的坡面上。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壁蜂。有一只正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了一所圆锥形宅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有一只,正设法将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用了高墙石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和长须蜂,其雄蜂都有长长的触角;这是毛斑蜂,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是采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土蜂,它们是一类品种繁多的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且先介绍这几种,事实上,它们的种类太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采蜜类的昆虫们都检阅一遍。

佩雷斯教授是一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我发现新虫种后,都是向他请教如何命名。他曾经问我,是否有什么专门的捕虫方法,何以捕捉如此众多的稀有虫种,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我捕虫的技术很差,而且,热情极低,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是想对他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而决不是让他用大头针把



它们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我没有什么捕虫秘诀,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的蓟草和矢车菊。天赐良缘,在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中,还加入了猎食族的成员。园中到处皆是成堆的石块和沙子,那是建筑工人们遗弃下来的,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因施工进度缓慢,拖拖拉拉没个头儿,结果从第一年开,这些建筑材料就已经被占领了。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做过夜卧室,挤在里面睡觉。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追逼时,不管遇到人还是狗,它都会张开大口直向你冲来;这大个头蜂类在石料堆上选的地点是一处深洞,以此防备金龟子的袭击。白袍黑翅,酷似穿着多米尼加会修士教服的脊令鸟,栖息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在那里唱着单调的短曲调。旁边石堆里的某处隐蔽点,准有它的窝,里面还藏着天蓝色的小蛋。靠了石堆的遮蔽,多米尼加会的小修士们隐匿起来。如今,脊令鸟已经不在,我对此深感惋惜,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邻居。至于长耳斑纹蜂,我不为它遗憾什么。

沙堆是另一类虫民的幽居之处,腹泥蜂正清扫着地洞,向后蹬出一道道细土构成的抛物线,朗格多克泥蜂咬住无翅螽斯的触角,在那里使劲拖拽;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它的储备食物——叶蝉藏入地窖。让我遗憾的是,那几位泥瓦匠后来赶走了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不过,假如哪天我想召回它们,那么只需再堆起一些沙堆就行了,那样它们很快就会再回来的。

居无定所的各种砂泥蜂没有走开,我在春天能看见一种,在秋天能看见其他几种,它们在园中小道间和细草坪上游来荡去,寻觅着毛毛虫的踪迹。各种蛛蜂也依旧留在园中,它们警觉机敏地飞行,振翅悬定在半空,上下左右巡视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随时准备去扑逮蜘蛛。个头儿最大的蛛蜂,专盯着纳尔包纳蛛,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中数量很多。其洞穴呈直井状,井口有蛛丝粘连杂草棍儿圈成的井栏。往洞底深处看去,这巨型蜘蛛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大多数人看了都会感到发憷。对蛛蜂来说,这猎物太厉害了,猎捕它不知要费多大劲,冒多大险!现在快看,在这盛夏午后的酷暑中,蚂蚁大队出动了,它们从营房出来,排成长蛇阵,奔赴战场,准备进行一场捕捉强大俘虏的狩猎。我们不妨忙里偷闲,随蚁队看一会儿围捕行动。这边还有呢,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一群身长一寸半的土蜂正懒洋洋地飞动着,然后又一



头扎进烂草堆,引起它们兴奋的是蛀犀金龟子和金匠花金龟子的幼虫。

不只这些,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对象。园中闲置时,地面也没人管了;少了人的足迹,动物便踏实了,它们跑进园子,占据着各处空间。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址安了家;翠鸟在柏树密枝间落了户;麻雀在每片房瓦下塞进了破布头儿、碎稻草;南方的金丝雀落在梧桐树梢上,它们啁啾地欢唱着,建造出舒服的小窝巢,看上去就像半个黄杏;红角鸮适应了园中的环境,每晚赶来试演自己作的单调曲谱,歌喉悠婉得像笛声;人们称之为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跑到这里来呻吟和长啼。向全村输送泉水的渡槽,也不断将清水注入房前那一大片池塘。池塘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面,是两栖类动物恋爱季节的好去处。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像盘子一样大,它们披着一条紧挨一条的黄色细锦带,相约着到池塘来泡澡。黄昏时分,人们看见“助产士”雄蟾蜍在池塘边上颠跳,两条后腿间拖挂着一嘟噜胡椒粒一般大的卵粒。宽厚温和的父亲,带着珍贵的包袱远道而来,把这包无价之宝置于水中,然后再离开池塘,躲进一片石板下,从那里发出一阵铜铃般的咕呱声。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里,它们还不大想现在就叫,所以正用优美的姿势玩跳水。五月里,夜幕刚一降临,池塘便变成了一座震耳欲聋的乐池,你甭想在饭桌上交谈,甭想在床上睡觉。要想让园内保持良好秩序,就不得不采取些格外严厉的措施。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

膜翅目昆虫们竟无法无天起来,它们占领了我的房子。我的门槛上有石灰抹的宽缝,蝗泥蜂正在那里掏细渣儿做窝;进出房门,我都得加倍小心,生怕摧毁了它的地洞,担心会一脚踩在专心致志劳作的矿工身上。已经有整整二十五年,我没有见过这捕食蝗虫的猎手了。记得头一回见它,我是走到几公里之外去见的。其后,每次为了见它,我都要顶着难以忍受的八月骄阳,长途跋涉地走一趟。可是今天,我在家门口就见到了它,而且我们成了亲密的邻居。窗扇紧闭的窗户,为长蝮蜂提供了温度适中的套间;它那泥筑的蜂巢,建在了规整石材砌成的内墙壁上;这捕食蜘蛛的猎手回家时,穿过窗框上一个现成的小洞,钻入房内。百叶窗装饰框上,几只石泥蜂正建造各自的隔室群落。略微开启的防风窗板的内侧板面上,一只黑胡蜂正在建筑圆顶小



屋，屋顶做出一个细颈喇叭口。胡蜂和马蜂是与我一同进餐的常客，它们来到饭桌上，品尝一下端上来的葡萄是否熟透了。

当然了，以上列数的动物种类还远远不全。它们是一个经过选择组成的成员众多的社会，只要我想办法诱使它们开口，就能与它们展开交谈，使我忘却孤寂而兴致盎然。我亲爱的虫子，我的老朋友们，以及最近结识的新朋友们，都聚在我的眼前，挤在这小天地里猎食、采蜜、筑巢。即使需要多个角度观察，事情也好办，几百步外就是一座山。山里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和欧石楠树丛，有泥蜂们所喜爱的沙质土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开发利用了的泥灰质地面。正是因为事先认准了这些财富，我才逃离城市、躲进村庄，到塞里尼昂这地方来，干些给萝卜锄草、给莴苣浇水的活儿。

人们花费大量资金，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海边建起了多处实验室，以解剖对我们没什么益处的海洋小动物；人们不惜花费很多的钱财购置高倍显微镜、精致解剖器具、捕捞设备和船只，雇用捕捞人员，建造水族馆，为的是了解某些环节运动的卵块是如何分裂的，这有多大意义我至今也没能搞清；人们对陆地上的小虫不屑一顾，殊不知它们始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为普通心理学提供着无法估量的基础资料，它们疯狂地侵吞农作物，频繁地损害原本非常漂亮的公共设施。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一座昆虫学实验室；一座不研究泡在三六酒里的死昆虫，而研究活昆虫的实验室；一座以探究这小小世界中的本能、风俗、生活方式、劳作、斗争、繁衍状况为目的的实验室。这个小世界是农业和哲学都必须认真看待的。透彻掌握我们葡萄树的蚕食者的历史，或许比了解一只蔓足纲动物的神经网络末梢还重要。通过实验来划清智力与本能之间的界限；以事实为依据，以动物学系列为参照，从而探究人类理性思维是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这一切的第一步，都要从计算一只甲壳动物的触须有多少个的环节开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大概需要一支劳动大军，然而，事实上我们却一无所有。当今关注软体动物和植虫动物乃是一种时尚。人们已经用铺天盖地般的拖网彻底探查了深海，对踩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漠然处之。在等待人们改变时尚之际，我开始在荒石园实验室进行昆虫学研究。这座实验室不会难为纳税人，也不费他们腰包里的一文钱。



彩色条纹圆网蛛



冬天是气候恶劣的季节,此时,昆虫们都停止了活动,然而,昆虫研究者们却在温暖的阳光下掘着沙子、翻着石块、搜查着荆棘丛,他们心里多次为所发现的那些简朴的艺术品而激动。这些简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珍贵无比!我祝愿他们能够有这种发现后的喜悦。我知道他们的研究过程中有很多困难,而且一年比一年艰难,但我一直认为这种喜悦是最有价值的。

如果他们在柳树丛中寻找,我祝他们能找到现在就在我眼前的最美妙的东西——一个蜘蛛窝,是彩色条纹圆网蛛造的。按照分类法,蜘蛛不是昆虫,那样的话,把蜘蛛写在这本书里好像就不合适了。让系统分类学见鬼去吧!我们在对昆虫进行研究的时候并不在乎它有八条腿还是六条腿,它有气囊还是气管。再说蜘蛛属于有节动物群,这个结构在昆虫和昆虫学的术语中也是被认知的。

过去人们用“有节动物”描述这个动物群,这个名词的“错误”就在于它听着不唬人,而且大家都懂得是什么意思,这是老派的叫法。今天,人们用了“节肢动物”这个响亮的名词。但是有人对此表示质疑,难道这就是进步!你们这些异教徒啊!你们先发音“有节”,然后再发出“节肢”这个音,你们就可以看出动物科学是否进步了。

从仪表和颜色上来说,彩色条纹圆网蛛是南方蜘蛛中最漂亮的一种。它



的肚子上有一个丝囊，黄、银、黑条纹交错于肚皮上，这就是彩色条纹蛛名字的由来。在这丰满的腹部的四周，长长地伸出八条带有浅色和棕色环节的腿。只要是能够在拉网的地方捕到猎物，它决不放弃。哪里有蝗虫在跳跃，哪里有蝴蝶在飞舞，哪里有双翅昆虫在生活，哪里有蜻蜓在盘旋，它就把网张在哪里。由于小溪边猎物特别多，它常常把网张在小溪上，从小溪这个岸边的灯芯草丛拉到小溪那边岸上的灯芯草丛。它还在绿橡树的矮林里，在草不太深、蝗虫喜欢出没的山坡上织网，但这种情况不太多。

它捕猎的武器是一张垂直的大网。在网的四周，蝗虫还是活着的，而且还活得挺好，乍看上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蜘蛛在吸吮之前并不杀死俘虏，它只是麻醉俘虏，使其动弹不得。这样温柔地咬一下，也许更有利于它的吸吮。液体在一具尸体中不如在一个活着的身体中流动得快，因此，吸取一个活物身上流动的液体比死了的更容易得多。

吸血的圆网蛛原来是在克制它咬下去时的毒力，即使是面对一些庞然大物，它也毫不畏惧，信心十足。大至长腿的蚱蜢，或是我们这个地区最大的一种灰白色的蝗虫，它都能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制伏，并在它们半昏迷的时候吸吮它们。这些家伙在猛烈跳跃时，一般都能穿过圆网蛛的网，也不被捉到。我把这些家伙捉住放在网上，蜘蛛就能想办法把它们控制住。它不遗余力地放出丝，把猎物缠住，然后巨大的野味就像平常的猎物一样到手了。

有一次，我用一只圆网蛛做试验，它有着银灰色大肚子，上面有花纹，它像别的蜘蛛一样，有一张垂直的大网，网上有“之”字形的黑带子。网由一条条“缆绳”固定在附近的枝杈上，根据网所在地方的不同而形状各异。网的结构和其他蜘蛛网的结构一样，以一点为中心向四周伸出许多条等距的直线。在短的主干线上，一条不间断的细丝与之十字交叉，从中心向四周拉出一个个的小横档。

有一条黑色的带子在网的下半部，呈“之”字形蜿蜒而下。人们说这是艺术家在给它的作品签名时所布置的点缀，就像蜘蛛在织完最后一条线时，签上“某某作”一样。

当蜘蛛转过来转过去地织完最后一条丝的时候，它是多么有成就感啊！



它必须这样辛勤地织网,因为它织的网是它几天内捕食的工具。纺织女工最后给网签个名,满足一下虚荣心其实是有作用的:结实的、丝织的“之”字形带子可以使网更加牢固。

给网加固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时常会有严峻的考验降临。圆网蛛不可能选择性地捕获猎物。它在网中央伸开四条腿趴着,可以感觉到四面八方哪部分网在震动,它在等着运气送上门来。有时,一些软弱的小东西粘到网上当然就动弹不得了,可有时会碰上一些大家伙,那情况就不同了。

特别是那些充满激情、跳着欢快舞步的蝗虫,它们经常会蒙头蒙脑地撞到网上来。它的大个头儿看上去要比蜘蛛厉害,它腿上的那些刺以为可以使它很快刮破网逃出去。其实不然,如果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的话,它就死定了。

接着,圆网蛛会靠近猎物,背对着它,丝囊像喷壶的莲蓬头那样同时射出丝。两条后腿比其他的腿都长。它用这两条后腿接住这些丝,这两条腿充分地张开,使丝可以大量地释放。这时出来的可不是一根根细细的丝了,而是连在一起的一片闪光的布、一把不透明的扇子。然后两条后腿快速倒着捧着这一块块的裹尸布,将其蒙在猎物身上。最后蜘蛛再围着猎物一圈圈地转,从各个角度把猎物捆住。

古代角斗士以三叉戟、匕首和网为武器,在表演时往往要和一个凶猛的野兽搏斗,他们出现在竞技场的时候,左肩上挂着一个折叠好的、用粗缆绳做的网。野兽咆哮蹦跳着,角斗士突然撒出网,就像渔夫撒网那样,罩住动物,把它缠在网里,然后再用三叉戟给其致命的一击。

圆网蛛的做法也是一样,它的长处就是可以不停地织网。一个不够,马上可以织第二个,然后再织一个,直至丝囊里的丝用完为止。

等网住的猎物没有了动静以后,蜘蛛就爬过去。它有比角斗士的三叉戟更有利的武器——它的毒牙。它并不使劲,只是轻轻地咬一下,就退回去,让受伤者慢慢昏迷。

过了一会儿,它回到昏迷的猎物旁边,开始吸吮猎物,它变换着部位下嘴,直到把猎物吸干。最后它把剩下的一具白色空壳扔到网外,然后又回到网中间,继续守株待兔。



我还看过比这更激烈的战斗。有一次,我用特大个的祈祷螳螂做试验,我想,说不定蜘蛛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呢。这可不是性情温和的蝗虫,而是巨大而凶恶的妖魔,它的大钳子一下子就能切开圆网蛛的肚子。

蜘蛛敢和它斗吗?一开始蜘蛛还不敢,它停在网中央不动。在进攻这庞然大物之前,它估量着自己的力量,等着胡乱挣扎的猎物的腿被更深地缠住。最后它爬了过去。螳螂蜷起了肚子,把翅膀像帆一样垂直竖了起来,挥舞着两个有锯齿的大刀,摆出了在重大战役中使用的阵势。

蜘蛛可不怕这些,它不停地放出大量的丝,使之拉长、膨胀,织出各种各样的大网,用后腿把丝网射出去。在这些网的覆盖下,螳螂那可怕的大刀很快就不见了,挣扎的腿和一直竖着的翅膀也不见了。

然而被裹着的螳螂还在不时地挣扎,有时,还会把蜘蛛弹出网去。遭到意外掉下网去,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根保险绳拉了出来,使圆网蛛能在下滑时停在半空中不动。停了一会儿,它会顺着这根丝爬上来。这时,它肚子上的丝已经快用完了,抛出的丝网越来越稀疏。万幸的是,在厚厚的丝网之下,已经看不见猎物了。

蜘蛛走上前来,没有咬它。为了制伏这可怕的东西,它已经用完了所有的丝,而这些丝足够织好几张大网的。用这么多绳索捆住猎物,它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

在网中间休息了一会儿,它开始吃了。它在俘虏身上咬了许多小洞,一会儿吸这个洞,一会儿吸那个洞。由于猎物太大,这顿饭拖了很长时间,我观察了它十个小时,它不停地吃,等到它吸过的地方渐渐瘪下去,它又换了其他的吸口。夜晚来临了,我无法看到这无节制的饕餮是怎样结束这一餐的。第二天,我发现螳螂的空壳已被扔到地上,蚂蚁们正在剔净空壳上的残渣。

同它的狩猎技术相比,圆网蛛在体现母爱方面的本事表现得更为高超。彩色条纹圆网蛛放卵的丝袋——也就是它的窝,要比鸟窝高级许多倍。窝的形状像一个倒着的气球,大小和鸽子蛋差不多。上半部逐渐变细,就像梨一样,顶部被削去一块,开口的一端上有粗丝拉住几个角,伸向周围的细树枝,从而把袋子固定住。由于有丝的拉力,所以开口的一端呈起伏状。这个蛋形的袋子在许多丝线中垂直悬挂着。丝线的作用是保持它的稳固性。